

一封举报信牵出重庆三名厅级贪官

去年7月,重庆市纪委收到一封署名举报信。就是这封举报信,牵出了时任渝中区副区长王政、区委副书记郑维和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。日前,经检方提起公诉,市五中院依法对三人作出了一审宣判。其中,王政被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;郑维、陈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0年。17日,重庆市检察院向媒体披露了三人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历程。



王政

王政 担心败露用酒色麻醉自己

从苦难到幸福,到奢侈,再到糜烂的生活,最后堕落,47岁的王政是一个典型的个例。

王政八岁时父亲去世,与母亲、弟弟一起相依为命。为了贴补家用,王政打过零工,干过苦力,早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,恢复高考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,靠着政府的助学金完成了学业。

大学毕业后,王政进入一国有企业从事技术工作,一步步从普通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。最后靠着自己的才干,当上了厅级官员——渝中区副区长。

随着权力的增大,王政与房地产开发商接触来往的机会也增多,在享受着开发商精心安排的奢侈生活后,王政渐渐心理失衡了。尤其是当他发现就因为自己帮忙调整一下规划,便能使开发商获取上千万利润时,觉得不为自己捞点简直是太亏了。

王政自从在沙坪坝区担

任规划办主任后,便开始学会利用自身的权力赚取“利润”了。2001年4月,开发商李某宴请王政,请求王政帮忙协调,加快办理自己购买土地的手续,并塞给他一万元钱。这是王政收下的第一笔贿赂款。

随后,王政心中的贪欲愈演愈烈……经检方查明:王政从2001年4月至去年6月,收受多家房产商及个人所送财物34次,共计折合人民币966万余元。

除了爱钱,王政也爱美女。

据王政交代,他先后与多名女性有过不正当性关系。王政落网后称,因收受了大量贿赂款,他心里非常害怕,于是不断用酒精和美女来麻醉自己,最终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。

郑维

10万贿赂款被偷不敢报案 与王政在沙区任职时就是好友的郑维,扛过枪,当过



郑维

工人,站过柜台,在政法战线上工作多年。为官之初,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,在干部群众中有着不错的口碑。可他与王政一样,随着官位的升迁,看着身边朋友的富裕和奢侈,内心也渐渐发生了变化,并任由欲望泛滥……

2002年6月,重庆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韩某找到郑维,希望郑维能帮忙促成政府选购其开发的楼盘作办公楼。郑维心中一喜,意识到捞钱的机会来了。于是,想方设法促成此事。事后,郑维收下韩某送上的5万元“感谢费”。从此,尝到甜头的郑维一发不可收。据检方查明:2002年6月至去年6月,郑维先后10次收受他人所送的钱财120万元。

钱越收越多,心也越来越慌,在这期间郑维爱上了打牌。他希望通过赌博来麻醉自己内心的恐慌,不想这种恐惧



陈明

却与日俱增。去年6月,郑维发现自己放在办公室的10万元贿赂款不翼而飞,他却不敢报案,让小偷偷了便宜。

陈明

从“四不收”到胃口大开

科班出身的陈明,多年从事规划设计和管理的工作,因业绩突出,31岁就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。每次干部民主测评中,陈明的得票都非常高。因多次拒收礼金,曾被开发商戏称为“沙漠中的绿洲”。可是,最终他还是被糖衣炮弹击倒了……

据检方介绍,陈明落网后交代,随着权力的增大,他也倒在了金钱的路上。刚开始,他只接受一些金额不大的红包、礼品,并给自己定了一个“四不收”原则:即金额大的不收,社会上口碑不好的人不收,不熟悉的人不收、提过分要求违背原则的不收。

然而,当欲望的闸门打开

后,很快人的良知就被淹没了。2001年10月,陈明在对某公司开发的一项旧城改造项目的规划设计、修改方案等方面给予关照、支持,帮助其顺利通过规划选址审查后,向该公司低价购买了一间门面,从而拉开了陈明受贿的序幕。据检方查明:从2001年10月至去年6月,陈明多次非法收受开发商所送的财物,共计折合人民币76.443万元。

【相关新闻】

三贪官的悔过书(摘录)

“我悔,我恨,我悔不该树立了不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金钱观,以至于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。我恨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辜负了含辛茹苦的母亲……我悲,我哀,……我悲不能再为社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热血和技能,我哀我使善良的妻子走上了违法违纪的路,我哀我不能为我年迈的母亲送终守灵……我悟,我醒,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……我愿成为反面典型,以警示后人……”

——王政

“今天正好是传统的中秋节。此时此情,我才真正感受到中秋月圆、人圆、家圆的真正意义。没有什么能比自由更宝贵,没有什么能比家庭团圆更宝贵,没有什么能比跟亲人在一起更宝贵。而我,由于没有去做一个清官,却失去这些宝贵的东西,我感到非常的后悔,如果,我还有机会,我一定要紧紧抓住它,再也不让它失去”。

——郑维

“夜深人静,心绪难平,往事不堪回首。夜夜噩梦中醒来犹如隔世。想着自己的行为给党和政府造成的危害及恶劣的社会影响,感到自己罪有应得……也相信我的案例,一定会教育挽救更多的干部,珍惜机会,努力为人民做好工作”。

——陈明

【新闻纵深】

权力需要制约

无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。

据办案检察官介绍,行政审批权力过于集中、管理不规范、权力观失衡是造成三名厅级干部蜕变的原因。如:王政大笔一挥,批给相关部门上千万的工资保障金和项目保证金就可减交、缓交。同时,在房地产项目审批中,制度、规定的不完善和管理的不规范,也给王政等人腐败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而王政、郑维、陈明三人权力观失衡,人生观、价值观的错位,理想信念的丧失是三人腐化堕落的根本内因。从三人悔过书中可以看出,为官之初,三人也告诫自己不要搞攀比、不要拉帮结派、不要贪污受贿,但当他们把权力和金钱画上等号后一切都变了,甚至认为收点“感谢费”“辛苦费”是应该的。

制度可以健全,程序可以规范,但最难约束的是贪婪的人性。希望三位厅官的落马,能告诫手握重权的官员:千万不能打开心中的贪念。

《重庆商报》供稿

辗转53年,老人千里送还5元借款

在今年75岁的刘志贤家里,摆着一张摄于50多年前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的他,青春稚气,目光清澈。他的老伴曹素珍指着照片说:“这就是借钱那时候拍的。”

她说借的钱,面值5元,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数额微小,价值不高。至今,在刘志贤周围的一些人看来,他从河北省任丘市出发,辗转近2000公里,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甘肃省庄浪县万泉镇,只是为了归还这5元钱,多少有点小题大做,甚至不可思议。

“50多年前,这5元钱相当于半个月的生活费。”刘志贤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。在他眼里,这没有及时归还的5元钱,带来了良心的不安、人生的遗憾。刘志贤说:“人家信任我,才愿意借钱,要是不还上钱,就辜负了这种情谊,背叛了这种情谊。不还钱,一辈子能心安?”

当年,他借了5元钱

刘志贤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石佛乡西石村,1949年10月与曹素珍结婚,1951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。1952年,刘志贤进入当时的天水地委党校干部训练班学习,半年后,被分配到甘肃省庄浪县新泰区(现万泉镇)政府工作,任助理员。

那是实行“供给制”的年代,衣服、鞋、袜都是发的,一般干部吃大灶,科级干部吃中灶,县团级干部吃小灶。作为一般干部,刘志贤的伙食标准是每月12元,还有几元零花钱,基本用来买牙膏、肥皂等日用品,生活拮据。

1953年7月,刘志贤接到一封家信,得知自己的堂兄从山西大同煤炭学校毕业后,顺

道到老家探亲,希望与他见上一面。

刘志贤急于回家,却发现自己囊中羞涩。别说买东西往家带,就连路费都没有。

50多年后,岁月流逝,记忆消磨,但借5元钱的情景和对话,却一直烙在刘志贤的脑海中——

他拿着家信找到区政府秘书万孝军说:“万秘书,你看,我收到封信,想回家看看,请个假。”

万孝军是当地人,比刘志贤年龄大一些,他说:“去吧。”

“我身上没钱。”刘志贤很窘迫地说。

“要多少钱?”万孝军问。

“5元钱。”

“行啊,我借你5元钱吧。”万孝军爽快地从兜里掏出钱。

带上钱,刘志贤很快回家了。一个星期后,返回区里。随后,到了发补贴的日子,刘志贤找万孝军还钱,不巧,万孝军不在,下乡了。

天各一方

不久,刘志贤接到通知,被调到庄浪县朱店区粮管所。他离开的时候,发现万秘书不在。这时,刘志贤心想,从新泰去庄浪县城要路过朱店,不是很远,只要自己在朱店,一定能与万秘书碰上,把钱还上。他万万没想到,一个多月,还没碰到万孝军名字,只就被调入石油系统,到兰州报到去了。此后,与万孝军见面的机会越来越渺茫,还钱的事就放下了。

到了兰州,刘志贤暂时住在招待所,他所在的西北石油管理局西北运销公司准备搬往酒泉。刘志贤心想,等自己的工作地址固定下来,一定给

万秘书写信。

1953年10月,刘志贤到了酒泉,进入玉门矿务局运输处。1954年初,刘志贤写了一封信:万秘书,因为工作调动,咱们分开了。很想念你。借你的5元钱,想还给你。不知你的地址变了没有,请来信告知,我好把钱寄给你。

信寄出去了。很快,又被退了回来。不久,刘志贤抱着试试看的心里,又寄出一封信,这一次,没有退回来,却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

到了1956年,刘志贤又寄出了一封信,还是没有任何回音。随后,他转战于甘肃、青海、新疆,参与开发石油,住过马棚、窑洞、地窝子,再也没有联系上万孝军。

还钱,了却心愿

1976年3月,华北油田会战,刘志贤来到了河北省任丘市。之后,发生了唐山大地震,刘志贤一家先后住过帐篷、活动房、平房。同时,解放军工程部队也参加华北油田会战。一天,一个小战士在他家门口洗衣服,刘志贤听着口音十分像自己工作过的甘肃省庄浪县新泰区人。一问,果然是,对方姓刘。一来二去,就比较熟悉了。刘志贤希望小刘帮助自己打听万秘书的下落。以前,与万孝军一起工作时,大家总是叫他“万秘书”,而且,随着时间推移,刘志贤渐渐淡忘了万孝军的名字,只记得自己要找的是“万秘书”。随后,战士小刘回老家打听的结果是,万秘书“已经去世了”。但刘志贤并不相信这个消息,认为庄浪县新泰区(现万泉镇)姓万的比较多,世事变迁,加上两地相距遥远,信息可能不准确。他希望以后自己去寻找万秘书。

1992年,刘志贤退休了。1994年,单位安排他到陕西临潼疗养。他想,陕西离甘肃很近了,可以去找万秘书。但是,一场大病,让他不得不返回河北治疗。机会又一次错过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刘志贤的身体状况让家人开始担心。气管炎一犯病,家人就不让他出门。可是静下来时,他常常想,欠万秘书的钱,难道这辈子不还了?

2006年春节,刘志贤向家里人表示“说什么,也要还这个钱”。儿女们商量说:“我们替你去吧。”刘志贤说:“不行,我一定要自己去。”

这些年来,每年过年,老伴曹素珍都听到刘志贤念叨:“这钱得还上。”因此,将这笔借款送还,成为他们老两口的心愿。

2006年7月,刘志贤回到甘肃天水老家。在弟弟的陪同下,来到了自己曾工作过的庄浪县。他的眼前,一切都变了样。印象里的破旧建筑都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现代气息的高楼。“认不出来喽。”刘志贤从心底里感慨,岁月流逝、沧桑巨变。

刘志贤首先找到庄浪县人事局。他想,全县的离退休干部都归这里管,也许能找到万秘书的下落,但查遍了所有名册,没有找到万秘书。

随后,他坐上了公共汽车,来到了庄浪县万泉镇。这里,就是过去的新泰区,刘志贤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万泉镇政府秘书董辉接待了他,并帮助他寻找万秘书。

万泉镇,是万秘书的老家乡。董辉找到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,大家共同回忆,万泉镇政府先后有过两位姓万的秘书,但仔细核对,一一排除了,都不是刘志贤要找的万秘书。

在一位老人指点下,他们又来到万泉镇邵坪村,找到了邵正国老人。他曾经担任过副镇长,对历史情况比较熟悉。邵正国介绍说,万秘书名叫万孝军,1965年就去世了。他的家人后来搬到了万泉镇徐家城村,万孝军的儿子叫万招财。

2006年7月9日,刘志贤来到了万招财家。对此,46岁的万招财感到很意外,对这位突然出现的老人一无所知。

“我叫刘志贤,曾经借过你父亲5元钱,一直没还上。”说出了心底隐藏很久的话,刘志贤有些激动。

刘志贤颤抖着手,拿出500元钱,要万招财收下。

万招财回忆说,对刘志贤欠父亲钱的事不了解,也没有听母亲提起过。况且,父母都已经去世,自己不好接受这样的钱,就说:“你来看看我们就行了,还钱的事就别提了。”不肯接受这笔钱。

见此情景,徐家城村村支书在旁打圆场说:“当初借了5元钱,就还5元钱吧。”

万招财连声说:“好啊,好啊。”

刘志贤不肯说:“你要不收下,我就不走了。”

一来二去,僵持很长时间。最后,看到刘志贤的眼里流出了热泪,万招财感到老人的心意很重,就收下了。

刘志贤嘱咐他,希望万招财到他父亲坟上烧纸的时候,说一声:“已把5元钱还上了”。

拿着这500元钱,万招财没舍得花,也没存到银行,而是买了花瓶。他说,花瓶放到家里,只要看到它,就想到刘志贤老人的情意。这是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真诚、相互信任的见证。



刘志贤拿出他借钱那年的照片

做人要有良心

如今,刘志贤、曹素珍住在河北省任丘市的一个单元房里,三室一厅,使用面积82平方米。刘志贤说,这5元钱,也留下了他一生的遗憾和愧疚。他总是问自己,无论是信息不通,还是生活困难,为什么万秘书活着的时候,没把钱还上?为什么他一家人生活困难的时候,没把钱还上?53年过去了,如今,大家的日子都好了,才把钱还上!为什么——他把一个大大的“?”留给了自己。

他说:“这一辈子不还钱,良心过不去。人家对你好,你也要对人家好。对得起别人,才能对得起自己。”

“做人要有良心,做人要干干净净。”他时常这样要求自己。

身边被骗的人多了,刘志贤就想,是社会风气出了问题。为此,他给孙子讲自己归还5元钱的事情,告诉他,人可以没钱,但不能没有原则。做人要有良心,做人要干净、正直,彼此真诚,相互信任。爷爷讲诚信了,你以后怎么办呢?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